

书香中国学术文库

当代沂蒙文学的 多重文化内涵

李学良 周蕾 著

书香中国学术文库

当代沂蒙文学的 多重文化内涵

李学良
周蕾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沂蒙文学的多重文化内涵 / 李学良, 周蕾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08-4526-0

I. ①当… II. ①李…②周… III. ①文学研究—临沂市—当代 IV. ①I209.9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068 号

当代沂蒙文学的多重文化内涵

作 者 李学良 周 蕾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526-0

定 价 45.00 元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号：J11WD83

地域与时代的文学标本(代前言)

一、沂蒙文学的范畴

在此有必要先谈一下“沂蒙文学”的范畴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写作之初为之犯难的一个问题。“沂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在学术界都尚未严格做出规定,某个作家和某部作品,依这个标准可归入“沂蒙文学”,依另一个标准恐怕就不能算是“沂蒙文学”。针对这个难题,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可伸缩的弹性标准,也即以作家、作品与“沂蒙”的“相关度”作为衡量其是否属于“沂蒙文学”的标准。如果这种“相关度”越高,其作为“沂蒙文学”的成色自然也就越足;“相关度”越低,我们也不会断然将其排斥出去,但其“沂蒙文学”的成色却也大打折扣了。

在时间段上,我们又把“沂蒙文学”界定为“当代沂蒙文学”(这个名称包含了1920年代到当下的沂蒙文学),而忽略了沂蒙地区的古代文学。主要考虑到:其一,“沂蒙”一词在20世纪才广为流布,其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词语,所以“沂蒙文学”似乎更应该是“当代沂蒙文学”。其二,要把沂蒙地区的古代文学(可参考《六朝沂蒙文学》一书)与现当代文学统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有着相当难度。加之本书作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最终我们选择了“当代沂蒙文学”作为我们的考察范畴。

我们非常注意以“相关度”来判断作家、作品是属于“沂蒙文学”的重要还是次要内容。诸如刘知侠、李存葆、张恩娜等,他们都不能算是沂蒙本土人士,但不可否认,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与沂蒙息息相关(如小说《红嫂》、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小说《端午》等等),因为这些作品的缘故,他们完全有资格进入沂蒙作家的行列。再如苗长水,算起来只能是祖籍沂蒙,他自己成长在城市,他有关沂蒙的乡土作品当然要归入“沂蒙文学”加以详论,但他那些主旋律的“军旅文学”,其“沂蒙文学”的成色明显不足,对这些作品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即便是刘玉堂、赵德发

这些生长于沂蒙,同时也以描写沂蒙而著称于文坛的作家,在“沂蒙文学”研究里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但他们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作品远离沂蒙(如《八里洼纪事》、《双手合十》……),对这些“沂蒙文学”成色明显不足的作品,我们也只是略微提及。

二、地域文学的标本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千人一面让人腻味,而独特的个性却让人眼前一亮。改革开放以来,“地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而在文坛与学术界大行其道,一时间冠以各种地域名称的文学作品与专著纷纷出现。这并不是随大流,而是市场与社会的切实需要。我们想要了解一个地方,去实地旅游不但花费不菲,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而通过阅读相关的地域文学去了解此地,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整个的阅读过程,也堪称展开了一次徜徉地域的精神之旅。

在诸多地域文学里,“沂蒙文学”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堪称地域文学的一个标本。沂蒙文学的“个性”,指的是这方水土滋养的作家与文学,有着沂蒙地区独特的地域血脉与气质。沂蒙地区的乡风民俗、作物特产、方言土语、山水平原,养育着沂蒙人,养育着沂蒙的作家,以丰厚的地域营养滋润着沂蒙文学的成长。如果外地的读者神往沂蒙地区的独特生活,本地的读者渴望找回故乡的亲切,文化学者对沂蒙民俗感兴趣,阅读“沂蒙文学”无疑是极好的选择……

三、时代文学的标本

假如说文学的“地域性”是偏重于文学个性的话,那么文学的“时代性”就是偏重于文学的共性了。对“当代沂蒙文学”来说,其时代性就是“现代性”或者“当代性”,可以说“沂蒙文学”近乎全程地参与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把新文化运动迄今的中国文学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样一个极其特别的历史阶段,整个社会样态变动不居,这一时期的文学,也随之反映着社会、生活、情感的多彩流变,营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彩世界。而“沂蒙文学”从1920年代开始就参与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当中,民国时期就为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启蒙的先行作品,左翼的先行作品,解放区的宣传文学等,50年代初又提供了革命英雄传奇等,改革开放之后又为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军旅文学、田园文学、报告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诸多优秀之作……可以说,现当代文学所包含的主题内容,往往可以在“沂蒙文学”中找到,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以至于我们可以

说,积极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近一百年的“沂蒙文学”,可称得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时代标本”……

四、多语境的切入视角

在这个价值体系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的观照视角也随之变得多元。多元视角虽然带来众声喧哗般的混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客观、更多彩的新的发现。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单一纯粹地体现某种内容,而是作为诸多内容的组合体,这就需要我们z从不同的视角介入,去发现同一部作品的各个方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基于题材分类法,想把沂蒙文学分成革命文学、乡土文学、名士文学、女性文学四大类题材展开论述,但实践中却发现难度相当大。举例而言,《红嫂》是革命文学这是没问题的,“红嫂”不是名士,但“红嫂”是农村人,是否《红嫂》可归于“乡土文学”?“红嫂”又是女性,是否《红嫂》又可归入女性文学?一部作品可归入三类题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但要以上述四类题材来建构整本书的框架,在实践中就很有难度了。

最终我们还是采用了多视角来切入研究,这些视角多是文学评论界广为流行的研究视角,诸如民俗学视角、国民性视角、主旋律视角、审美视角、新历史主义视角、市场化视角、女性主义视角,作家创作视角……一部典型的沂蒙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夹杂部分沂蒙民俗文化的内容;里面塑造的沂蒙形象肯定也展示出沂蒙人在某方面的国民性;这部作品不一定是主旋律,却往往符合主旋律;作品不一定是纯粹审美,但肯定有审美的元素;当前的作品比起之前的作品,对历史真实的描述肯定不甚相同;当前的作品肯定或多或少地受到商品化的影响;作品里的女性命运,肯定可以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观照;作品的创作肯定在相当程度上跟作家的成长、探索密不可分……

在本书中,我们会从多种视角(语境)切入整个“当代沂蒙文学”这一研究对象,发掘同一研究对象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蕴含。

五、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对于纳入本书的许多作家,我们常有相见恨晚之感,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因时间等诸多条件限制,有一部沂蒙作家,我们没能充分展开论述。与此同时,我们也担心还有很多优秀的沂蒙作家,我们尚未发现。还有诸多沂蒙作家、作品资源作为巨大的宝库留待以后的开发……本书更适合承担抛砖引玉的任

务,我们期待着文坛与学术界对“当代沂蒙文学”的进一步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感谢诸位沂蒙作家为读者奉献上丰富多彩的精神盛宴,这让我们在艰辛的学术研究里,时常能够乐在其中!感谢各位学者此前对沂蒙文学的整理与深入研究,如果没有这些高水平的参考资料,本书的写作任务会相当艰难!本课题是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立项号:J11WD83),在此感谢山东省教育厅科研处,感谢淄博师专科研处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我们也期待着广大读者朋友能够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改进意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民俗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1
第一章	沂蒙的衣食住行用医	2
第二章	沂蒙的婚丧嫁娶仪节	11
第三章	沂蒙的民俗娱乐方式	21
第四章	沂蒙地区的后起习俗	24
第五章	沂蒙地区的方言土语	27
第二部分	国民性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38
第一章	容易崇拜的泥沼	38
第二章	封建迷信的盛行	43
第三章	直观模糊的思维	48
第四章	浓重的功利气息	56
第五章	公家人的世俗气	59
第三部分	主旋律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62
第一章	早期的思想政治启蒙	62
第二章	四十年代的宣传文艺	64
第三章	沂蒙的革命战争画卷	69
第四章	沂蒙的生产建设画卷	79

第四部分 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82
第一章 发掘沂蒙民风的另外一面	83
第二章 新历史视野下的革命战争	86
第三章 新历史视野下的生产建设	96
第四章 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	97
第五部分 审美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110
第一章 浓郁的亲情与爱情	110
第二章 沂蒙人的美好品质	119
第三章 趣味化的沂蒙世情	122
第四章 怀旧、遐想与体验	129
第六部分 市场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141
第一章 利益与精神的冲突	141
第二章 改革中的不和谐音	151
第三章 重寻精神的伊甸园	154
第四章 沂蒙品牌意识觉醒	159
第七部分 女性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168
第一章 沂蒙文学的女性主体地位	168
第二章 沂蒙女性的传统生存状态	170
第三章 沂蒙女性的现代生命追求	174
第八部分(附录部分) 作家视阈下的沂蒙文学	180

第一部分

民俗语境下的沂蒙文学

“民俗学研究的内容是书面文化传统之外的文化,以口头、风俗或物质的方式存在,以民间传承(或者是口传,或者是模仿,或者是表演)的方式传播。”^①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自然有着本地所特具的民俗文化。我们无须去判定不同民俗文化的优劣,我们只需审视与欣赏。

民俗学家要研究沂蒙地区的民俗文化可以采用“田野调查”的传统途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阅读“沂蒙文学”去了解、归纳、总结沂蒙地区的独特民俗。毕竟“沂蒙文学”的作者很多是土生土长的沂蒙人,或者在沂蒙地区长期生活与工作过,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必然受到沂蒙民俗文化的深刻浸染,并进一步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这些作品也在无意中成为沂蒙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按钟敬文先生《民俗学概论》^②一书的分类,民俗文化的内容大致包括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信仰、民间语言、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游戏等等。民俗文化里如此众多的项目,在描述沂蒙地区民众生活的沂蒙文学当中大多都有所体现。

在中国人的心目里,沂蒙地区往往呈现为一种传统、敦厚乃至落后的形象。很多自尊心强的沂蒙人固然不愿接受这种形象,但其实这一形象也承载了沂蒙独特的自有文化价值。沂蒙地区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特有的传统乡风民俗,延续着沂蒙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活化石之一。幸运的是,我们要了解这块活化石,甚至都不需要实地去考察,单单从“沂蒙文学”里,我们就能够充分领略沂蒙地区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了!

① 王娟编著,《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3页。

② 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一章 沂蒙的衣食住行用医

一、沂蒙人的衣着打扮

这里“衣”的所指比较广泛,除了用来指御寒保暖遮风挡雨的衣物穿着之外,还可以指对外貌形象的修饰与追求。

(一)实用性质的衣着

穷人只求穿暖,他们的衣着往往给人们留下一些固化印象。比方说冬天的时候,刘乃厚穿的袄“两个袄袖子擦鼻子擦得锃明,有金属感”(见《钓鱼台纪事》)。这种脏袄的形象在沂蒙人看来相当熟悉,让人读来不禁油然微笑。

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新型的外来布料因其物美价廉,也开始取代土布,在沂蒙地区广受喜爱。赶集扯布,是许多沂蒙女性乐此不疲的爱好,即便暂且用不上,也要留着以备后用,例如留着给孩子结婚用。小说《冬天和夏天的区别》里,一句“家里柜子底下还搁着一丈多染花的仁丹士林布”就道出了新布料的流行以及那时女性对布料的深厚情结。

那时候的沂蒙人挡雨靠的是蓑衣,部分沂蒙人有自己动手编织蓑衣的传统,小说《那个夏天》里,记述了夫妻俩以马蔺叶作原料编蓑衣,他们喜欢选择伏天,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发潮,马蔺叶也格外地柔软听话,男女两口子边编蓑衣边拉闲呱,其乐融融。有时候白色的马蔺叶不够用,就只好用黑色的蓑衣草做替代,但是效果就远远不如马蔺叶了……

我们把被子铺盖也纳入“衣”的范畴。沂蒙人把被子叫作“被窝”,这一个“窝”字用得活灵活现,很直观地表现了沂蒙人对于安身之处的珍视。

(二)修饰性质的打扮

遮风挡雨之外,衣着的另一个作用自然是美观了。老一辈的沂蒙女性有在衣物上做“花样子”的传统,这也是女性爱美天性的表现。小说《通腿儿》里讲:榔头的老婆会画“花”,鞋头用的、兜肚用的、枕头用的都会。样子有比较复杂的“喜鹊登梅”、“鸳鸯戏水”、“金鱼串荷花”、“凤凰串牡丹”,也有比较简单而凶恶的绣在小孩兜肚上的五毒(蚰蜒等)。这些“花样子”除了美观之外,也有祈福保平安之意。《乡村诗人》里讲:水运山的嫂子还没过门时,从自个儿家里偷出一纸包那种

花花绿绿的丝线,藏到未来的婆家里,也可窥见这种沂蒙民俗之一斑。

理发除了实用之外,当然也是一种修饰,也可以放在“衣”的范畴里来说。沂蒙人以前习惯于把理发称为剃头。在1990年代之前,大街小巷上还是剃头匠(多是老年男性)占据着理发业的主流。他们主营理发、刮脸等业务,这种景象现早已消失,但我们在《福地》等小说里还可看到其痕迹。剃头匠经慢慢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随处可见的光鲜靓丽的美发厅。

偶尔也有恶俗的装扮以示炫耀。有个汉奸认为大金牙气派,讨姑娘们喜欢,硬生生把一颗好牙拔掉,镶上大金牙这种稀罕物四处显摆,结果暴露了汉奸身份而丧命(《钓鱼台纪事》)。

二、食的方面

(一)形形色色的沂蒙饮食

“糝”是沂蒙地区的一种名吃。“糝”的本义指“肉粥”,多用肉和麦米、面粉,再加上葱、姜、盐、酱油、胡椒粉、味精、五香粉、香油、醋等各类佐料而煮成。据说“糝”的历史相当悠久,在汉朝的《礼记》、《说苑》等文献中已有记载。以前生活不够富裕,吃肉太过奢侈,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奢望“糝”里有肉的,这种不放肉的粥也可称作“糝”,例如“苞米糝子”(《福地》)。

小说《残片》还记载有一种跟“糝”略有相似之处,简易又好吃的日常粥食叫作“糊涂”,又名“面疙瘩”。“糊涂”的做法相当简单,粮食面儿加水调和成糊状,放在清水里搅拌煮熟就可以了。诗歌《早苗得雨》里描述贫苦农民的生活是“吃的糝子煎饼稀糊涂”。

又有一种柔软而易消化的饭食被称为“豆沫子”,沂蒙人可能都吃过,做法是将豆子磨粉,把菜叶(往往是地瓜秧)切碎,二者加水充分搅拌,呈现为粥的样态,干的可吃,稀了可喝(《缙绅与决绝》)。

馒头多被称为“窝头”,实际上馒头比窝头的用料要精细多了。但养活了穷苦沂蒙人的,却正是矮挫丑的“窝头”。沂蒙人蒸馒头(窝头)时喜欢在馒头下垫上植物叶片,例如小说《乡村诗人》记载以菠萝叶为笼布蒸馒头,讲究的是馒头上能够留下菠萝叶的花纹,就如有的地方捏水饺讲究水饺上的指纹一样。

沂蒙人习惯于叫“面条”为“挂面”,究其根源,以前做出长长的面条后,要先挂在横杆子上晾干,这成为一道惹眼的风景,晾干后再行切割成成品面条,因为生产过程中“挂”的过程最为显眼,称面条为“挂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个年代

“挂面”可算是一种上档次的食物,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里讲以前沂蒙人去探望别人的时候,习惯于带上几包挂面、几个鸡蛋。

但要说沂蒙地区的传统主食,那还是非煎饼莫属。沂蒙人把做煎饼称为“摊煎饼”,是把面糊在烧烫的鏊子上摊成圆形。“摊煎饼”还成为那时候对农家媳妇评头论足的主要标准之一。煎饼摊得越薄越好,因为据说“煎饼摊得越薄,就放得时间越久”(《冬天和夏天的区别》)。

“面棒槌”是沂蒙人发明的一种土生零食,主要是给小孩子解馋之用。小说《姥娘》里记着其做法是把面团揉成棒槌状,插上一根铁丝穿起来,在灶膛火里烤熟了就可以吃了,相当于现在的肉串烧烤,只是在材料上差了好多,但是足以成为那时孩子印象最为深刻的美食之一。

“粉皮”是沂蒙地区的传统菜食,但严格来讲,粉皮是粮食做成,其实并不能算是菜,但用来做菜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菜里的肉,因而颇受老百姓欢迎。小说《粉皮镢子》里记载粉皮为圆形,以薄如蝉翼、光亮洁净、青似碧玉、坚韧耐煮、滑嫩可口为佳。制作原料主要是地瓜干粉、玉米粉、大米粉与绿豆、豌豆或红豆粉,制作的重要工具之一是粉皮镢子,即制作粉皮的模子。

沂蒙人心目中有对美食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很简单,并不追求什么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因为那些毕竟不太现实。例如《山里山外》里讲,“煎饼卷豆沫,再用红辣椒一抹”,就能够承载他们心中的美食理想。《最后一个生产队》里说,大冬天的时候,尤其是下过了雪,如果能有热腾腾的猪肉白菜炖粉皮,再加上小酒盅那么一捏,这是好多沂蒙男人曾经向往的理想生活,比之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意境,似乎也毫不逊色。

(二)本土的食物制作方式

石磨与石碾是以前沂蒙地区每个村庄都不可或缺的粮食磨制工具。散文《沂蒙特产》里讲:石碾转动起来摩擦力尚小,人力也还能够胜任,而大一点的石磨,摩擦力就嫌太大了,单靠人力难以维持长久运转,于是力气大的牲畜如驴子等,就被交付这一重任。主人又担心它们会嘴馋偷吃,所以驴眼一定要蒙上布,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地转转转,这倒也不是沂蒙的特色,全国各地皆然。

沂蒙人习惯于把“烟酒糖茶”并称,“烟”应该也可以纳入“食”的范畴。小说《残片》里记载,老一辈的沂蒙人抽烟方式跟现在很不相同。他们习惯于用那种古老的烟袋锅,烟袋锅下的牛皮荷包袋里装着粉碎好的烟叶碎屑。烟袋杆可达三尺长,留这么长的烟袋杆据说是为了能留得住烟油,这样子吸起来才够劲,现在偶尔

还能看到沂蒙地区的老人使用这种烟袋杆。后来沂蒙地区又时兴起人们自制的卷喇叭烟,很类似现在工厂出产的卷烟,其做法是把粉碎了的烟叶末用废纸卷起来,做成喇叭状,比较简陋,且没有过滤嘴,又省钱又够劲。这是与当时较低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

另有收雪水做醋的方法,小说《冬天和夏天的区别》里记载:“我奶奶在的时候,会收腊八的雪水做醋。我小时候,一次能偷喝一瓢。”

三、住的方面

(一)住所建设

人分三六九等,所住的房子当然也要分三六九等了。在那个年代,即便地主的宅子也做不到特别豪华,小说《犁越芳冢》里讲:“从前大地主盖房也不过是瓦梢头,上面还是用草苫,沂水城的大地主刘勇讲排场,也是用黄草蘸了桐油苫屋。”^①虽然不是特别排场,但地主的房子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地主老宅相对于穷人家的房子要高大很多,并且装饰比较讲究,装饰物件如房檐上的钢叉兽、马子头,蛤蟆狗子等。

穷人买不起砖,但泥土是不缺的,所以沂蒙地区的很多房子都是“干打垒”。小说《乡村温柔》讲:所谓“干打垒”,是指不用砖石,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之间填入黏土、压紧,拍打结实,就成为农村中常见的土墙了。

沂蒙人还习惯把“垒墙”称作“打墙”,就是从“干打垒”这里来的。沂蒙地区的旧有住房大多为土坯的,叫作土坯垛墙,做好后用黄泥涂起。土坯墙固然简陋,却也蕴含着那种原始的乡村气息。等有了钱,砖瓦房就开始流行了,而红瓦要比灰白色的水泥瓦更受欢迎,主要是人们觉得红色吉祥。也有在墙外抹水泥,贴瓷砖的,却因此失却了那种自然乡土的气息,并不好看。沂蒙地区在不同年代流行不同的住房样式,上年纪的人看房子样式就能知道这房子大约建造于哪段时间。

更穷的人或者部分山里人,就只有“团瓢”可住。这种住所是石头垒的墙,草的屋顶,正如一个瓢倒扣了过来,所以称为团瓢。《冬天和夏天的区别》里写道:“三间石头垒的团瓢屋,屋顶是草的,就李山一个人住着。”^②

荒郊野外常常能看到一些更简陋的石头房子。《福地》里记载:“山谷的深处

① 苗长水,《犁越芳冢》,作家出版社,1991,第87页。

② 苗长水,《犁越芳冢》,作家出版社,1991,第5页。

有几座小石屋,这类石屋几乎每个山都有。方的墙,圆的屋顶,也不用檩梁,屋顶用很薄的石板一圈又一圈儿地砌成,很艺术,很结实,是先前人们跑反的时候住的。”^①“跑反”是指旧时为躲避匪乱、兵乱而逃往别处,这些简陋的石屋就是那时为安身而临时搭建的。在沂蒙山区,这种山上、田间的石屋常常能够看到,后来因为再没跑反的必要就被遗忘在那里无人问津,很多已然坍塌,但它们当年也曾承载过太多的故事。

厕所当然也很重要,沂蒙人不说“厕所”,而是称其为“栏”。《乡村温柔》讲,“栏”一方面是个很脏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清理“栏”的工作可以分为“垫栏”、“出粪”这两个步骤。

(二) 居住习惯

在沂蒙地区,搬进新家后,亲朋好友按照习俗应该前来“温锅”。《山里山外》记载,所谓温锅,就是在搬入新家的时候,亲戚朋友提上几瓶酒、几斤肉上门来吃饭的一种习俗。

“温锅”的原始立意是让冷清的锅灶热乎起来,求一个新家红红火火的好兆头,但逐渐的人们更看重其承载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的功能了。

沂蒙的农村,以前人们习惯在土炕上睡觉。《乡村温柔》里讲,打土炕在沂蒙方言称为“支盘炕”,如有旧炕的话还得先砸掉,然后先是踩泥,再是脱坯,然后打炕。整个过程虽然简单,但是劳动量却相当大。

过去沂蒙人睡觉流行“通腿儿”。小说《通腿儿》里讲,“通腿儿”是指一床被子两个人盖,但是一人睡一头。兄弟、姐妹、父子、母女、祖孙、夫妻在一起都是如此的睡法。“通腿儿”习俗的产生,根本的原因还在一个“穷”字,因为没有很多被子,只好共用一床,一头一个人还可以相互给脚取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被子已不再是问题,“通腿儿”的习惯也早已远去,随之失去的还有其承载着的某种温情。

四、行的方面

那个年代,行不仅仅是走路,很多时候关乎身家性命,尤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祖祖辈辈》里的管家杨麻子回家时包袱里有不少大洋,在路上他时不时拍打衣服落上的灰尘,并给同行的许景行解释,身上没有金银烟土的行人,脚下腾起的

^① 刘玉堂,《一头六四年的猪》,黄河出版社,2007,第235页。

灰尘落得矮,最高只能到腰间;背负金银烟土的,腾起的灰尘就能到达肩背,有经验的劫匪就通过这个细节,确定要抢劫的目标……

五、用的方面

(一) 各类工具

《姥娘》里记载,“盖顶”用来盖缸、盖锅,是沂蒙人家的必备物品,多用高粱秆扎成。沂蒙人也不习惯用“厨房”这么正式的称谓,他们更习惯说“锅屋”,因为有个锅在那里。锅屋的摆设也值得一提,锅碗瓢盆自不用说,最令现代人感到新奇的是“风箱”,就是那种以手工推拉,通过吹风让灶火更旺的做饭用具,以前曾经是家家户户所必备,其作用类似于现在饭馆里用的鼓风机,现在则早已进入民俗博物馆了。小说《偏枯》里提到,麦秸垛、秫秸垛上,需要“苫子”来遮风挡雨,“苫子”的原材料是麦秸与稻草,以前家家户户“打苫子”也是农村的一道靓丽风景。

小说《端午》记载,沂蒙人把挑东西的担子,称为“勾担”(也有写成“钩担”的),这是因为担子的两头各有一个钩子。在沂蒙庄户人眼里,锄头和镢头有很大区别,锄头主要用来清除地表杂草,而镢头则是用来深挖翻地或辅助挖坑,因此在《冬天和夏天的区别》里要挖坑埋葬的时候,主人公是“提着镢头”而不是锄头。《南湖旧事》里记录,铲土的铁锹、打夯的石夯、起压路机作用的碌碡、手推的独轮车,都曾沂蒙人的常用劳动工具。沂蒙人把用于系东西的绳子称为“系子”,最常用的称呼是“秤系子”,例如《犁越芳冢》里说“一杆秤上的提系、砣系、盘系,算起来一共是八本系子”。《蚂蚁爪子》记录沂蒙人称水桶为“筲”。《山里山外》记录,那种戴在头上,下雨时遮雨,晴天时遮挡阳光的,用篾子编成的类似帽子的东西,叫作“苇笠”。

《最后一个生产队》记载,以前没有胶水,贴对联年画时就要熬制“糨糊”。“糨糊”的制法是将面粉放锅里加水,放火上熬制,同时搅拌使之成黏稠状,其黏度粘贴年画、对联足够了。做糨糊虽然不太方便,黏性也不很强,但非常绿色环保,又有自己动手的乐趣。

夏天时的防蚊是个大难题。以前的穷苦人家根本就不敢奢望能有一顶蚊帐,那时候又没有现在的蚊香、杀虫剂。沂蒙地区流行的防蚊方法是用熏蚊草和艾蒿搓成一根很粗很长的绳子,点燃后释放出烟雾用来驱蚊。这在小说《福地》里就有记录。而1990年代的时候,在农村的集市上,这种熏蚊的绳蛇还能见到,现在则早已不见踪迹了。《那个夏天》里记录,置办不起蚊帐的沂蒙人,还可以把槐叶粉